



战斗在瑶山的顶峰上

——护林模范余德明的故事

蓝 · 玲 · 写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先进模范人物丛书介绍

楊玉翠 (說唱)

养猪模范王正海

模范兽医胡伯祥

林业模范曠經榮 (說唱)

劳动能手, 持家模范 (記保靖县土家族劳动模范彭新翠)

开山凿石的“活愚公” (記七十三岁的陈子芝征服自然的英雄事迹)

勤俭持家的模范 (說唱土家族妇女彭玉蓮勤俭持家的模范事迹)

在平凡的岗位上 (說唱供销社干部罗融武的模范事迹)

松柏长青 (訪八十三岁紅軍烈属刘四婆)

模范烈軍属曹炎宋

馮健的故事

战斗在瑶山的頂峰上 (护林模范余德明的故事)

李性永办社 (章回小說) (介紹浏阳县星星农业社主任李性永的模范事迹)

生根开花 (下放干部王文炳的故事) 优秀的农村干部練荣昌

赤胆忠心为人民 (关于共产党员周松生, 刘福初的故事) (重版)

模范社員賀庆莲 (重版)

无手英雄譚長桥 (重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有卖

編号: (湘)1082

战斗在瑶山的頂峰上

——护林模范余德明的故事

写 者: 藍

出版者: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 沙 市 新 村 路

印刷者: 湖 南 印 刷 厂

长 沙 市 蔡 鐸 中 路

发行者: 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

开本: 787×1092 1/32

1958年7月第 一 版

印张: 11/16

1958年7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00

印数: 1——10,000

統一书号: T10109·320

定 价: (5)六 分

K259
L164

一場鏖戰

清晨，朝陽透過一層薄霧，射到江華林区萌渚嶺的山頭。在水口正沖源頂峰的了望台里，看守員余德明坐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揉揉眼睛，透過玻璃窗望了一下東方。接着他跳下床來，凝視着天空說：晴了幾個月了，樹苗、包谷都要干壞了。林子裡柴草枯干，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就會引起山火。”他一邊念着，一邊準備早飯。

余德明吃過早飯，試了試電話機，然後站在了望台的玻璃窗前開始工作。

余德明四十多歲，中等個兒，由於長時期起早睡晚、整天不能休息，一雙眼睛經常布滿着紅絲。他時時刻刻聚精會神地搜索着火情，他是一個極其負責的森林看守員。

初升的陽光把各個山頭照得清朗朗的，淡綠的森林染上了一層金黃色。林農們煮早飯的縷縷青煙，從林叢中升起。余德明的眼前是一片方圓

六、七百里的山林，他象一只老練的雄鷹，有次序地從左到右，由近及遠，順着各個山脈河流。逐塊搜索，一遍過去了，又開始第二遍，身子不停地在了望台里轉動。

中午，搜索工作更緊張了，他認為這個時候人們都在休息，一不小心，烟火之類很容易引起山火。

下午兩點來鐘，他在林區的東方發現一縷白煙升起，他把眼睛盯在那里。這縷煙發生在一條山嶺的後面，一下子還很難分辨出是燒什么的煙。“只要稍一疏忽大意，就會造成重大的損失。”他這樣想着，又反復地觀察對比着。兩三分鐘後，灰白色的煙上開得很快。接着他換了個方向繼續搜索，但他的心已經有些忐忑不安了，眼光馬上又轉到剛才那縷煙子上來。這時，煙色已經由灰白轉為灰黑，上升的速度加快了，煙子也多了。“山火，一定是山火！”他拿起電話筒，準備報告。可是他沒有搖電話。他想：煙發生在四、五十里的山後，必須把情況、地點進一步搞清楚。回到窗前，他心里反復估量，用手比畫着，之後，拿起電話筒叫着：“總機，趕快接縣備辦公室。”電話接通了，只聽得他宏亮

而沉重的声音說：“中心了望台余德明报告，在离这里四十多里的湘江口乡崩冲发生山火，发生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分鐘。現在正燃燒着一片杂木林和松树林。”接着，他又將这情况报告給林业、公安等部門。

老余繼續注視着崩冲火烟的颜色和形势的变化。直到下午六点鐘，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兴奋地向县委报告：“崩冲的火正向山坡下烧去，現在只要在山火的下方砍一条防火道，再集中力量扑打，很快就可以扑灭。”县委办公室把他的意見通知了湘江口乡。

夜晚，崩冲的火漸漸小了下来，只隱隱地看到映在天上的一点点紅光。他監視到半夜十二点多鐘，才躺上床去。

他睡下不到两个鐘头就醒了过来。他一听见风声，猛一惊，坐了起来轉头一望，糟了，崩冲那这的火，把天映紅了一大块。他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給县委办公室。

县里发动机关干部、組織群众，星夜赶往崩冲搶救。

季节已經是“大雪”。深夜，刺骨的寒风，使得

老余直打冷战。他用棉被裹住了身体，站在窗前，象一个守卫在边防上的战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崩冲。他不断地分析情况的变化，并及时地报告出去。

县委王副书记鼓励他辛苦一些，坚持下来；告诉他县委和政府各部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与同志都上了前线，湘江口附近各乡的群众都将奔去抢救。余德明放下电话筒，他又很激动地拿起电话筒，叫总机接灤江乡人民委员会，接水口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去崩冲的最近的道路。

余德明站在了望台上，看到奔向崩冲的人们，他又是高兴，又是不安。他想：我活到四十多岁了，在旧社会里看到过多少次山火，那时有谁来理睬？那些山主们，伪乡保长们从不打火，只是到处追查责任，逼得有些农民倾家荡产。共产党多么爱护老百姓啊！

这一场山火，据说是一个烟头引起的。火烧上了古老的杂木、松木林，由于林地有深厚的枯枝落叶，因此，有时明火虽熄了，但浓烟突起，一阵风吹来，火又复燃。

火场没有电话，了望台成了县委指挥战斗的

重要依据。县委派了老陈等四个同志上台来协助余德明工作。

晚上十点鐘，明火熄了，只見滾滾濃烟升向天空。了望台里，几个同志关心地对余德明說：

“你休息一下，讓我們輪流守望吧！”

“你們要睡就睡，我还支持得了。”

“現在情况很緊，如果不把精神恢复一下，累垮了怎么办？”老陈他們又劝他。

余德明剛合上眼睛，仿佛看到无数的干部农民，奋不顾身地在救火，他看着火熄灭了，猛然一声爆炸，一陣风又燃燒了起来。他一着急就醒来



余德明說：“再辛苦我也要守这一夜，請你們同意我来守吧！”



里来的，他准会这样回答：“江华。”

江华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萌渚岭的二十来座大山，岭下的冯水和它的九条支流，构成一条条的山冲，形成了江华林区。林区方圆六、七百里，面积二百五十多万亩，占江华瑶族自治县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这里所产的杉木，材质优良，人们称它为“江华木”。除杉木外，还盛产桐油、药材等。

江华林区的杉木，都是人们一林株栽培出木的。距今千百千以前，江华遍山都是杂草灌木，瑶胞们迁居到这里后，砍倒柴草，刀耕火种，生产些杂粮维持生活，同时插上杉条。此后一边耕种，一边抚育杉林。垦种三、四年后，因为土壤瘠薄，林木郁闭，便又担起炊具、衣物，移到另一个地方垦种造林。这样，他们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过山游垦，经过两百来年，就形成了辽阔的江华林区。

林区木材产量增多，经济活跃起来，汉人慢慢进入，其中一部分地主、木商，利用权势，夺去了瑶胞的山林，并用高租高利剥削瑶胞，他们被逼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当时流行着一首这样的歌谣，充分说明了他们的痛苦生活：

火烤胸前热，风吹背上寒，

蕨根和苦菜，当作半年粮。

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从来不过问生产，不过问造林，只知压榨林农。那时，山火现象非常严重，更没有人注意护林防火的工作。

解放后，林农们成了山林的主人，生产劲头空前高涨，几年来，积极响应党的护林防火的号召，踊跃参加了护林防火工作，修了六千多里长的防火线，并总结出“六好八不烧”的安全用火办法。对消灭山火起了重大作用。

解放后，群众觉悟提高，山火大大减少，但是一方面由于用火习惯和方法，一下子难于改变，加上生产规模愈来愈大，生产用火加多，一不小心，就引起山火。同时，林区山大、林密、人少，有时山火发生后没有及时发觉，或是被反觉了，搞不清失火的道路方向，打火队伍在深山密林中奔驰半天，还找不到火场，使山火蔓延成灾。因此，国家决定设立了望台，派人参责监视山火。

注：六好是：“一、群众发动组织好；二、防火线开辟好；三、干部亲自检查领导好；四、打火工具准备好；五、天气选定好；六、火场看守好。

八不烧：一、不经批准不烧；二、防火线没有修好不烧；三、人力没有组织好不烧；四、没有干部在现场领导不烧；五、没有准备好打火工具不烧；六、风大不烧；七、晴久了不烧；八、太阳大不烧。

一九五五年元月一日，兩個中年農民肩着簡單的行李，走上了水口鄉中心了望台，他們中一個叫余德明，一個叫盤尚發，是江華林區經營管理局派來的森林防火看守員。他們的任務就是如果發現了山火，及時報告縣委辦公室及有關部門，使他們能及時組織力量撲滅它。

他們站在了望台上，面對着廣大的森林，到底哪些是燒火土灰，哪些是山火，這些煙灰發生在什麼地方，開始是有些弄不清楚的。有一次，他們報告說漕灘失火，但人們跑到那里一看，並沒有山火，一調查，才知道山火發生在離漕灘二十多里的霧江。撲空的打火隊伍中，有些人對他倆提出了批評，他們自己更感到難過。

不久，盤尚發不安心這個工作了，他說：“這事我干不了。我回去生產還好些。”余德明怕他一走，自己一個人更不好辦，便勸他說：“現在森林是我們自己的財產了，你想山連山，一場大火要損失多少！搞好護林防火工作，辛苦點，是為了社會主義呀！”這些話，起先，盤尚發還聽幾句，漸漸地他耐不下去，在二月份，他就一個人走了。



余德明劝整岗发说：“搞奸护林防火工作，辛苦点，是为了社会主义呀！”

盤尚发走了，局里鼓励余德明一个人把工作任务担起来。

在那高高的山顶上，缺乏水，老鼠又特别多，不能存米，每天余德明得到离台兩三里路的家里去揸米、揸水。当时，台上沒装电话机，发生了山火，他不分白天黑夜地要跑八、九里路到鄰近的区公所报告。

有一天下午，发现西流乡起火，他忙去报告，回来时天已黑了；接着发现箭竹坪起火，于是又摸黑路到区上报告，这次回台已十一点多鐘；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发现在与藍山、广西交界的地方，山火蔓延。这时，他已經筋疲力竭，实在难于走动了，黑夜山路更是难行的，一不小心，就会滾到山脚下去。报不报告呢？他能看着森林被燒不管嗎？他还是摸着下山了。回到台来，已兩点多鐘，手脚跌破，衣服也扯爛了。

又是一天的清早，余德明正打算下山搬米搬水，忽然发现石壁冲起火，他按时把情况报告了出去，一步不离地严密监视着。中午，这场火还没熄灭，泮水乡又烧起来了。他忍着饥饿坚持工作，没有办法去准备吃的了。他不觉得饿，只是四肢发软，喉干舌苦。一天没有喝水了，他拿起电话筒讲不出话来，怎么办呢，他找不到一滴水，于是他想办法弄些口水吞了下去，又继续报告情况。

半夜十二点了，余德明还没有休息，饥、渴、困倦使他昏昏沉沉，突然，眼前一黑，头一晕，额角在窗门上碰了一下，两眼冒出火花，险些倒在台上。他无法支持了，躺上床去，不知睡了多久，不停的电话铃声又把它吵醒了。他起来接了电话，再向周围望了一遍，这时林区到处安然无事。他坐上床去，真想再痛快地睡一觉。他想，睡不好觉，喝不到水比什么都苦……，这工作怎么搞得了。他想着想，不知怎么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唉！回家生产算了。”

他站了起来，打开东南的了望窗，一眼望到了他特别熟悉的一个山坡的小坪坪上。这是他幼年生长的地方，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湧现在他的腦

子里。

記得他娘催着他去砍柴，他拿起鐮刀出門了，到哪儿去砍呢？遍地是森林、雜草，可沒有一根是自己的。他選定了不容易被發覺的地方，鑽進去，趕快砍倒一片，捆起來忙担出山，到水口鄉換半升米，那時他還只十三、四歲。

十六歲那年，余德明開始做零工，二十三歲就替地主王云芳做長工。他整天砍樹、下洪、拉廂，一個月才三、四塊錢，養不活一家七口人。一個男孩、兩個小去孩和母親都活活地餓着凍着病死了，妹妹送給別人作了童養媳。他一輩子沒有一棵樹，便在屋旁栽上三十幾棵，看看有飯碗大了，鬼保長把它全部搶砍了去，還要抓他去當兵。他不敢在家里停留，鑽到深山里去挖土種陽春，東藏西躲地過了好幾個月。他想：在舊社會里我也算生活了三十多年，受的苦和氣能說得完嗎？

解放了，余德明才撥升雲霧見了青天。他不僅

註：下洪——將砍倒的樹木從陡削的山上順着“洪道”滑下山來。

拉廂——將山腳的木頭拖運到河邊去。是用杉木沿山槽搭一道“板橋”，兩人抬起木頭頭部，讓樹尾在板橋上拖着前進。

下洪、拉廂都是危險繁重的勞動。

經濟上翻了身，政治上起的变化更大。一九五二年，他被选为县特等林业模范，还当上了江华县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讨论决定了全县人民的重大事情。

余德明想着解放之后的生活，越想越兴奋。他又记起了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讲的话：“江华林区的森林和土特产非常多，瑶、汉同胞们历来都是靠山吃山。国家修工厂、筑铁路……更少不了木材，……希望人民代表、劳动模范积极带头，搞好护林防火工作。”他想，搞好护林防火工作，是党和政府对我的期望，是毛主席、全国、全林区人民交给我的最光荣的任务，为什么今天不能很好地承担下来，还有退缩的思想呢？他不禁追问自己。“余德明呀余德明，你搭帮党翻了身，现在有了房屋、树林，生活好了就不想干了，这能行吗？不行，我要坚决干下去！”余德明大声地说。

余德明象是卸了一副压在身上的千斤重担，觉得一身轻快极了。他觉得这山、这森林今天格外美丽亲切，觉得作为一个江华林区的人民，有这么多宝藏支援国家建设，是很值得骄傲自豪的。

就从这里钻进去！

余德明决定要搞好守望工作，要把工作中的困难彻底克服。于是他把存在的困难一个个排起队来：第一，要認識、要能分辨什么是山火，什么是生产用火，以免誤报火情；第二，要熟悉全林区每个地方的地名、道路，做到报告准确；第三，要解决熬夜的問題。

怎样識別山火呢？这么大的林区，到处是烟子冲冲的，地勢又复杂，自己不懂科学，又没有文化，怎么办呢？他反复思考着，研究着。

有一天，他站在窗前，忽然看見几种不同的烟子：靠西边的那縷烟是白色的，輕飄飄地往上升；南边那一起烟子是青色的，滾滾地上升……同样是燒火，为什么烟子的顏色和上升的形狀不同呢？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找不出答案来。

正在这时，經營管理局和森林工业局的首長上了望台来了。他們在台上留了几个鐘头，詳細地詢問了老余的生活和工作，表揚了他一个人坚持守望了望台的精神。当他們知道他分辨不清哪样

的火出什么烟子而苦惱时，便鼓励他钻研，说这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还说把这问题带回局里，要大家研究研究，想想办法。

余德明得到局长们的鼓舞，信心更足了，他又想起贝江冲几起烟子的颜色、形状，回想起以前自己烧垦、烧火土灰的情况，又想起几天以前接背岭和雾江的山火的烟色和形态。发现它们都不相同。“烟，”烧东西总是少不了烟，煨火的烟，烧明火的烟，烧干柴草和烧湿柴草的烟，肯定是不相同的。他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能把这些不同的地方分清楚就好了。“钻吧！就从这里钻进去”。

老余摇通了贝江乡人民政府的电话，他请乡政府派人到前天三起出烟子的地方去了解一下烧的什么火，再告诉他。不久，回电话了，接完电话，老余在日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三月七日，贝江冲烧火土灰，烟白色上升慢；烧芭茅土，烟青色上升快。……”

这以后，他不停地抓住每一个得空的时间仔细地观察上升的烟子，然后详细地问；问不到就利用下雨下雪等没有火情发生的天气亲自到那里去察看、访问。林区山高、路远、林密，雨雪天很不好